

刘松  
★著  
刀尖起舞，  
谍海浮沉

# 过 河 卒



烽火硝烟弥漫，龙争虎斗中  
狂澜凭谁力挽  
热血无名忠魂，默默无闻间  
铸就谍战传奇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过河卒

刘松  
★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河卒 / 刘松著.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 - 7 - 5155 - 1596 - 0

I. ①过…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9075 号

## 过河卒

---

作 者 刘 松  
责任编辑 王秋月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5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155 - 1596 - 0  
定 价 48.00 元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mailto: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010)64970501

楔子 横祸 \	1
1 复起 \	3
2 暴露 \	9
3 进城 \	15
4 重逢 \	21
5 考验 \	27
6 试探 \	33
7 寻觅 \	39
8 陷阱 \	44
9 接头 \	49
10 兄妹 \	55
11 老友 \	60
12 被俘 \	65
13 唤醒 \	71
14 证明 \	76
15 宿怨 \	82
16 严康 \	87
17 父女 \	91
18 转机 \	96
19 倾谈 \	101
20 搜捕 \	106
21 诱敌 \	111
22 险招 \	115
23 老迟 \	120
24 忠诚 \	125
25 营救 \	129
26 车站 \	134
27 假戏 \	138
28 钩斗 \	143



# 目录

# 过河卒

## 目录

29	动机 \	148
30	回家 \	153
31	绑架 \	158
32	面具 \	163
33	揣测 \	167
34	易笙 \	171
35	逃生 \	175
36	知己 \	180
37	危局 \	185
38	卧底 \	190
39	守株 \	195
40	相见 \	200
41	使命 \	205
42	城防 \	210
43	身世 \	216
44	交锋 \	221
45	菲璐 \	226
46	买路 \	231
47	酷刑 \	237
48	牺牲 \	242
49	撤离 \	247
50	交易 \	252
51	脱身 \	257
52	手术 \	263
53	密码 \	268
54	脱险 \	273
55	征程 \	279
56	尾声 \	283

## 楔子 横祸

1944年2月，北方龙城。某日傍晚，城中心繁华的常德街上，几辆日本军车呼啸而至。训练有素的日本宪兵依次纷纷跳下车来，吓得行人纷纷躲避，很快街角的一处懋财商行便被团团围住。

嘈杂的脚步声在商行的院子里响起，二楼一间办公室里，刘雪卿摆了摆手，屋里的众人闪到了门后。他轻轻拉开门缝，想看个究竟，但很快他听到了凄厉的枪声。

刘雪卿，中共地下党龙城特委总负责人，公开的身份是懋财商行的总经理，化名刘青，代号“火龙”。

零星的枪声突然密集起来，火龙马上分辨出，那是三八大盖的声音。

显然，这场袭击早有预谋。但这不意味着屋里的人就成了待宰的羔羊，因为片刻之后如雨的枪声响起，袭击者遭到了顽强的反抗。

火龙和其他几位同志迅速下楼，冲进商行底层一间会议室，一个店员模样的小伙子早已打开了会议室黑板后隐蔽的暗道口，几个人默不作声鱼贯而入。走在最后的火龙刚把启门的小伙子拉入暗道，枪声便从大门外走廊里响起。小伙子一把推开了火龙，不由分说把他塞进了暗道，拼尽全力掩上了暗道的机关。随后他拔出配枪，往窗口奔去。但一切为时已晚，几个日军“咚咚咚”砸破了木门，在一阵手榴弹爆炸的烟尘中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血雾伴随着枪响在小伙子身前腾起，小伙子抽搐着倒在了窗栏下。

漆黑的暗道中踉跄前行的火龙脑海里闪过了一丝念头，不，应该说这个念头在商行的第一声枪响过后就已经闪在脑海里了：突袭如此猝不及防，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唯一的解释是他们中间出了叛徒！可会是谁？懋财商行所有的人今天恰巧都在，要命的是几个联络点的交通员也到了，他们是按事先的约定来商行开会做龙城代号“日蚀行动”的统一部署的，但是很不幸都在同一时刻被堵在了店里！

火龙开始在街上狂奔，暗道的出口虽然是在距离商行的两个街面之外，但是他和同伴悲哀地发现这里也早已被敌人的暗探封锁了。瞬间这个繁华的闹市就变成了一个血肉横飞的屠宰场。

火龙身边的人在不断地倒下，溅起的血尘和烟雾几乎迷住了他的双眼。在烟

尘中火龙使劲用力甩甩头，店里的一个老伙计——也是他的交通员迟睿跑上来一把拉住他，往一条小巷里冲杀。

靠在小巷的残垣断壁上，火龙默想了一下自己双枪里所剩的子弹数目，轻轻地叹了口气。他习惯于每次的击发左前右后，这样就可以在最后一轮击发中，将右手的最后一发子弹留给自己。

一个连击的梭子打了过来，老迟和火龙连滚带爬被逼进了小巷的死角。

他和老迟一边一个站在了对面凹陷的门框里，这情景让他想起了自己十多年前第一次参与的对敌袭击行动，自己二十出头的年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老迟也是这样和他面对面地隐蔽在街道的门凹里，冬日的北风袭来，他不禁哆嗦了一下，对面的老迟轻轻地问：“怎么了，小伙子？”

“有、有点儿冷。”他不好意思让老迟看出自己的紧张。

“一会儿见到敌人的血你就不冷了。”老迟扭过脸去不以为然地笑笑，似乎早已司空见惯。

是的，无论事先多么纠结紧张，见到血真的就不冷了。

火龙“啪”的一声从容地合上自己的枪匣，冲着身边的老迟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老迟，你现在……冷吗？”

对面的老迟怔了一下，马上就回过了味儿：“你这小子，这么多年了还记得这事儿！”

俩人相视一笑，在淡淡的默契中同时举枪，挺身向外射击。

火龙中枪昏迷前记忆的最后一个场景就这样定格在一片殷红之中。一分钟后，数发密集的子弹在他俩打出最后一发子弹的同时洞穿了他和老迟的身体，老迟在他们中弹前最后0.1秒让自己的躯体挡在了火龙的胸前。

火龙扑倒在地上的那一瞬感觉到身体一凉，随即一股热流涌出体外。在意识逐渐模糊消失的那一瞬间，他似乎有些恍然：“老迟说得不错，见到血，就不冷了……”

枪声过后，一片沉寂。懋财商行的招牌被几个特高课特务在狞笑声中用枪托敲了下来，拾到后院，连同刚刚被搜出的电台和油印机等物件在一片冲天的火光中渐渐化为灰烬。

## 1 复起

两年后，龙城西郊。

天沐山附近的一片树林里，坐落着一个不起眼儿的墓地。除了每年的清明冬至，很少有人打破这里的寂静。这一天，几辆从城里飞驰而来的轿车打破了这里的沉寂。

几个黑色风衣的年轻人簇拥着一个拄着文明拐杖的“中山装”走到墓地西北角一个无名墓碑前，守墓的是一个模样老实巴交的乡下老头。见这阵势，老头就吓得瑟瑟发抖说不出话来。几个手下不由分说，把他推推搡搡押到了“中山装”的面前。

“是这里吗？”“中山装”上下左右打量着墓地，似乎有点儿不太相信。

“是！根据李处长他们提供的内线简报，已经反复确认过，两年前被日本人偷袭的共产党交通站全军覆没，当时打死了二十多个共产党特工，有个共产党因为他们自己人怀疑为叛徒，尸体后来被他们特意从一起被打死的特工中甄别出来，埋在这里的。”旁边的一个黑衣手下凑到中年人面前轻声解释道。

“打开！”“中山装”面无表情地用手杖指了指墓碑，黑色风衣们闻声全部愣在了一边。

“这，这，长官，这万万不可啊，入土为安，死者为大啊！”守墓老头低着头跪在旁边，带着哭腔苦苦哀求着。

“你别害怕，这里埋着我的一个老朋友，我只是怀疑他用他的死和我开了个大大的玩笑，我过来确认一下而已。”“中山装”冷冷地看了一眼守墓人，那目光令人不寒而栗。

“还愣着干什么，先生的命令，还不动手！”

黑色风衣们不再犹豫，少顷几把铁锹上下翻飞。守墓人跪在一边，不顾一切地想阻止几个掘墓人的铁锹，但很快他就不再做无谓的努力，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太阳穴已经被一支勃朗宁手枪结结实实地顶住了。

一个薄皮棺材很快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棺材上的铁钉已经锈死，“中山装”用眼睛示意了一下，其中一个手下毫不犹豫掏出手枪，“砰砰”两枪，把锈住的铁钉打飞。枪声惊起了树林里的一群麻雀，守墓的老头被吓得瘫倒在地上。



棺材盖子被手下一点点地推开。“中山装”探头只看了一眼，唇边浮起一丝淡得让人难以察觉的冷涩笑意，未发一言，转身便走。

一个叫王胖子的战战兢兢地也往棺材里看了一眼，竟然没有遗骨，只有一件青灰色长袍和一顶灰色礼帽。

王胖子意识到了什么，转身匆匆几步赶上已经快要登上轿车的“中山装”，谦恭地追问道：“先生，那这儿?!”

“这守墓的老头儿身上有事，把他抓回去，我有话要问他!”

“中山装”说这话时头都没回，疾步走到车门前。早有另一个手下替他拉开了车门，“中山装”钻进车子之前犹豫了一下，回过回头来，嘱咐了一句王胖子：“回头把棺材里这些行头给侦缉处李处送过去，看他是否用得上？顺便向他通报一下，共产党的‘火龙’并没有死，如果不出我所料，他很快就会回龙城兴风作浪！他们侦缉处有得忙啦!”

龙城警备司令部侦缉处。满脸麻子的处长李剑雄望着桌上王胖子送来的长褂发呆。一旁的马副官看着长官一脸阴沉，便讨好地凑上一张笑脸：“处座，他们军统的手最近也伸得太长了，竟然管到咱们侦缉处头上了，他们也不看看，抗战这些年，龙城地面上谁是老大，他们算老几?”

“骂得好!”李剑雄口里愤愤不平，一个巴掌狠狠地拍在皮椅靠背上，“徐狐狸上周刚从重庆回到龙城就任龙城军统站站长，没想到今天就带着手下小混混去掘了西郊的坟场！什么东西，真是缺了八辈子德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当年在东洋鬼子眼皮底下神出鬼没的火龙如果真的还活着，的确是党国大患啊!”

“啊，那，我们怎么办?”

李剑雄苦笑一下：“能怎么办？这帮小子已经在严司令长官面前占了先机，私下里还说不定怎么得意呢?!我们只有抢先一步，先抓住这个潜伏已久的火龙才能向上面交代，才能堵住军统徐公略那个老妖怪的嘴！回头你赶紧布置下去，让弟兄们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全城撒网，抓人!”

“可是，这个火龙就算还活着，说不定也早就离开了龙城，我们到哪里去抓啊?”想起抗战期间这个火龙在龙城几方谍报势力中的赫赫威名，马副官头都大了，诚惶诚恐地看着自己的上司，一脸的雾水。

李剑雄在屋里焦虑地踱着步子。突然，他停下了脚步，没头没脑地问了马副官一句：“小马，我问你，前几天弟兄们在虎县抓的那些个共产党嫌疑人都关在哪儿?”

“在城北监狱，那个女共产党实在是狡猾，抓她的时候从学校后门跑出去，

乔装混在几十口子乞丐中，害得兄弟们只好把这些乞丐全抓了，这不，监狱方面甄别好几天了都没个头绪。不过，那群乞丐堆里面不可能藏着火龙啊！”

李剑雄终于一扫阴沉的脸色，胸有成竹地冷笑一声：“走着瞧吧，小马，徐狐狸想看我李某人的笑话，我偏偏做给他看看。看看龙城这块地面上谁能笑到最后！”

距离龙城二百里的凤镇，一个不起眼儿的中医诊所。

坐堂的大夫看着对面的“病人”许久没有作声。屋子里光线较暗，整个下午他这个不大的诊所里只有这一个预约已久的客人。来人静静地说明自己的来意后，大夫一边按部就班地号着他的脉，一边低着头闭目若有所思。他手指修长，一副再寻常不过的平光眼镜处变不惊地搭在鼻梁上，青布长衫一尘不染。屋里的气氛沉闷而压抑，甚至有些令人窒息。

“雪卿，你身体恢复得不错。”许久，凝视大夫许久的“病人”终于打破了沉默。

“嗯?! 哦，是，还好，肉体的创伤总是比我们想象的恢复得要快。”

“那，我说的那件事究竟怎么样嘛？”对面的“病人”迫不及待地追问了一句。

“什么？哦，你脉象还算平和，只是肝火虚旺，有些上火，可以吃些清火的中药应该就没事了。”坐堂大夫似乎心不在焉，答非所问。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你，你重回龙城，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于我这似乎是已经没有选择的选择。”

“别这样，雪卿，你知道，组织上衡量再三，还是认为你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仅仅因为我曾经是龙城旧交通站唯一逃出来的地工，而且又对我已经休眠考察了这么长时间，所以组织上现在终于认为我合格了、合适了，又要重新唤醒启用我了，是吗？”

“雪卿，你我都明白，龙城那边现在很困难，我们抗战八年辛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几乎在几个月内被军统徐公略破坏殆尽，组织急需在那边打开缺口……”

“等一下，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没说我不去，组织有任务我当然即刻就会动身。但是老木鱼，你知道我一直最想要的是什么，一个事实真相那么难吗？还一个人的清白那么难吗？”

“病人”无语，犹豫了片刻，稍顷，像是下了很大决心，缓缓说道：“好吧，

雪卿，如果这是你重新返回龙城的条件，我会请示组织，把两年前龙城交通站被日寇袭击的真相告诉你……”

刘雪卿眼神闪动了一下，但随即又一次灰暗下去。他心里十分清楚对面这个与他生死与共已经很多年的上级说出这样的话会面临怎样的压力与纠结，他断然拒绝道：“不，千万别，至少现在不要告诉我，我一定会搞清楚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就算你现在告诉我，你说的也是组织的说法，但你我心里都清楚，那未必是真正的真相，对吗？”

“病人”担忧地望着自己的“大夫”，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雪卿，我劝你，懋财商行那一篇能翻就翻过去吧，你这种状况我很担心。你此赴龙城，身负重任，需要你有高度的机敏与定力，千万不要被以前的那些纷扰混杂了心境。”

“我不会。”一直号着“病人”脉的手轻轻地收了回来。

“以前的你不会，现在……”老木鱼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对面的“大夫”。

“现在更不会，因为这些年我早就学会了在真相面前保持沉默。”

“你还是会放不开，放不下，这正是我担心的。”

“噢，那你倒是说说我会有哪里放不开，有什么放不下？”

“雪卿，其实那次袭击……”老木鱼说到一半停住了，因为屋里的两个人同时听到了院外嘈杂的脚步声！

刘雪卿敏捷地从椅上弹起身来挑起窗帘看了看。

“什么人？”老木鱼低声问道。

“敌人，很多。”刘雪卿沉着脸，回答得简单明了。

屋里两人不再多言，相同的默契使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拔出了自己身上的佩枪。

“后面，跟我来！”刘雪卿拉着老木鱼往后院疾走。

十几秒钟后，刚刚从诊所后门逃脱的两人开始在沉沉的暮色中沿着河边飞奔，密集的子弹却已从后面呼啸而至。

天色越来越暗，几道霹雳闪电伴着沉闷的雷声划过天际。

奔跑中的两人对视了一眼，然后同时转身、射击、躲闪、跳跃。子弹带着风声擦身而过，打得周围墙皮激起的土沙一下糊到刘雪卿的脸上。他下意识地一闪头，险些迷了眼，两年多前懋财商行的那一幕又一次涌进脑海。

“这样不行，分开撤！”躲在一个丁字街口的残垣断壁后，老木鱼气喘吁吁地向刘雪卿建议道。

刘雪卿并不吭声，而是看了看老木鱼。他体型发福，动作笨拙，额头上已经

冒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的确是跑不动了，并且，敏锐的听觉告诉他，身后几条“疯狗”已经越来越近。

他沉着地冲着同伴微微一笑：“老木鱼，把枪给我。”

“啊，什么，你，你要做什么？”老木鱼愣住了，下意识地擦了一把脸上水浇一样的汗流，不知所措。

“趴这儿别动！看我打狗！”雪卿一伸手，不由分说抓过了他的枪，弓着身几步跑到墙体的另一侧。

老木鱼终于反应过来，他吃惊地望着雪卿，但也只来得及口里发出“啊，你！”的半个音节。他不再出声，他知道这个时候他最好的选择便是服从。雪卿倾听着街道另一侧传来的越来越近的杂乱的脚步声，镇定地换上子弹，微微一侧身，手臂一举，双枪齐发，两个最前面的小特务脑袋开了花。趁着后面两个一愣神猫腰躲闪的工夫，雪卿一个侧步，手臂向前微微一倾，枪口随即变换了角度，“砰砰”两枪，又干掉了这两个。

十几米外跟上来的三个特务见势不好，三枪齐射追了过来。刘雪卿略一偏头，躲过了上面的一枪，然后就地一个滚翻，剩余的两枪擦着头皮飞了过去。三个小子傻在了那儿，就在这当口，说时迟那时快，他们的对手在前滚翻的一瞬间，击发的子弹也到了，三个中左右两个像商量好一样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剩下的一个掉头就跑。雪卿翻起身来再甩一枪，正中其背，那小子也像麻袋一样一声没吭地倒了下去。

趴在一边的老木鱼这会儿乐呵呵地站起了身：“早听说火龙是龙城老地工中有名的快枪，今日得见，果然名副其实。”

“你说什么？你忘了，这里没有什么火龙，火龙早就在两年前的那场袭击中被日本人打死了！”雪卿眼里的神采一下子灰暗下去，望着老木鱼喃喃自语道。

“哦，对，对，你瞧瞧，我真糊涂了，顺嘴就那么说出来了。”老木鱼满脸歉意，懊恼地拍了拍头。

“算了，这里不是怀旧的地方，千万别再和我说什么三生有幸，撤了吧！”雪卿用力掸了掸身上蹭的土，一边把刚才“借”老木鱼的“镜子匣”顺手用力甩了过来。

老木鱼熟练地伸出手，半空中一把接住了枪：“记住，我把新的密码本放在A地联络点了，你要尽快去取。我们按约定在龙城会合。”老木鱼说罢转身要走。

“等下，你，我……”背后的刘雪卿叫住了老木鱼，欲言又止。

“怎么？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该问，也不敢问，但还是想问，‘金丝雀’她在龙城还好吗？真的好

吗？她是不是以为我已经牺牲了？”刘雪卿语气一软，眼里含着泪。

“这个，她很好，很怀念你，不过她已经不在龙城了，组织把她派到外地执行别的任务了。”

“她去了哪里？”

老木鱼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刘雪卿，欲言又止。

“行了，我明白了，你毋庸多说，组织原则我懂，走吧，分头行动，咱们龙城见！”

“龙城见，不见不散！”

两人转身向不同方向跑去。很快他们借着瞬间而下的瓢泼大雨甩开了后续赶到的为数不多的追赶者，消失在七转八弯的巷陌之中。

几天后，凤镇火车站外一个不起眼儿的行李寄存处里来了个戴着黑边眼镜留着小胡子的普通中年旅客。他慢条斯理地走到柜台前凭牌取了寄存的行李后慢吞吞地走进附近的洗手间。

中年旅客在厕位上打开了一个灰色的皮箱，从夹层中取出一个写着一些数字组合的小纸卷。他低头只扫了一眼，便读出了那上面莫尔斯密码：“启用新的联络密码，龙城大新旅社，代号卒。”

中年旅客思忖了片刻，果断地掏出火机烧掉了手中的纸条。

进站口，中年旅客混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默默前行，少顷，他仰起头来凝望着阴霾的天空，一切似乎与两年前没什么两样，但一切又似乎完全不一样了。

与此同时，老木鱼出现在凤镇邮局的长途电话通话间里，按照事先的约定，他拨通虎县棋盘镇中学女教师宿舍的一个电话。对方的电话响了很久，却始终无人接听。老木鱼心里一沉，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金丝雀”失约了！这是她从事地下工作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情况，难道她出事了？！

## 2 暴露

清晨，龙城警备司令严家齐悠闲地坐在起居室的桌前喝着咖啡，手里翻阅着刚刚送到的《龙城日报》。他虽已年近六十，却保养得体，身材没有明显的发福，短寸的花白头发保持着军人特有的精干。

管家老方一声不响地走了进来，把公文包放在了椅子上。严司令放下报纸，随口问了一句：“那个臭小子呢？昨晚是不是又一夜未归？”

老方低头不语，等于默认了司令的判断。

“他去哪里了？你知道吗？”

老方嗫嚅道：“老爷，小少爷能去哪里您还不知道吗？”

严司令怒从心头起，一把把报纸摔在了地上：“孽障！孽障啊！早晚有一天，你看着，老方，不是我死在他手上，就是他死在我手上……”

老方急忙劝住了自己的主人：“老爷，这话可不能乱讲啊，尤其对小少爷，您忘了，小少爷怎么来的这个家？”

严司令一下子怔在了那里。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长叹了一口气，摆了摆手，示意老方退下。就在老方走到门口，忽然身后又传来严家齐低沉的声音：“老方，我让你找的那个山本你找到了吗？该传的话都说到了吧？”

老方转身应道：“司令，您尽可放心，这个小日本很精明，嘴严得很。他心里也很清楚，龙城这个地界，守住了秘密也就等于守住了他的命。”

龙城的城北监狱是一座灰色的建筑物，坐落在城北发电厂的旁边。从外面看，总会让人误以为是城里哪个大户人家的度假别墅，然而走进一看，会发现周围院落中密布的厚重的铁丝网与障碍物。

这一天，一辆从城里飞驰而来的军车打破了这里的沉寂。

军车通过早已放行的关卡，一个急刹车停在灰色建筑物前，一群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宪兵训练有素地依次跳下车来，对着后院高大的围墙站成了一个包围圈。

“快！快！快！把二号牢房里所有犯人都提出来！”李剑雄从车上“砰”地跳了下来，大声命令着手下士兵。

很快，一群被殴打得衣衫褴褛的犯人从楼口被押解的士兵推搡着走出来，这群人有男有女，也有孩子和老人。他们互相搀扶着走到了持枪宪兵包围圈的对

面，背对围墙站好。

两边人群在紧张对峙中。同来的一只猎犬伏在地上呜呜地低号，似乎闻到了很快将要弥漫在空气中的血腥。

李剑雄面无表情地扫视了一眼对面的人群：“我知道你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很无辜，但是很遗憾，你们在我给出的期限内没有交出我要的人。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只要在一分钟之内那个代号‘金丝雀’的共产党特工自己站出来，我就放了你们剩余的人，不然的话，我保证，你们今天谁都不会活着迈出这个大门！”

一分钟在难言的沉默中悄然而过，所有人都感到杀气在一点点地蒸腾、逼近。

李剑雄突然长叹了一口气：“唉，这真的是怨不得我了。马副官，动手！”

旁边的马副官走到人群中，随意拉出了一个壮汉，壮汉面容黝黑皮肤粗糙，很显然是个庄稼汉。他一边往后拼命地退缩着，一边大声地叫着：“冤枉啊，长官！冤枉啊，真不是我啊！我就是个种地的……”还没容他说完，马副官手起枪落，子弹直穿壮汉的后脑，壮汉双眼惊恐地睁着，像一根立柱一样直立地倒了下去。

李剑雄摇摇头，好像对眼前残忍的一幕很不以为然。他转身坐在了宪兵包围圈后一张藤椅上，跷起了二郎腿，轻轻地掸了掸了裤腿上刚刚墙皮上刮蹭的一点灰尘。

马副官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看上司，李剑雄不满地呵斥道：“我叫你停了吗？马副官？”

“是！”马副官再次冲向对面瑟瑟缩缩的人群，这一次拉出了一个暮年的老者。老者胡须花白，老泪纵横，却没有像刚才的壮汉一样大喊大叫。马副官从背后踹了老者一脚，老者身子瘫软下来，跪在了刚才壮汉的尸体旁边，悲怆中挤出了一句临终之言：“你们会有报应的！”马副官在他身后迟疑了一下，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朝老者胸口开了一枪。老者在地上挣扎了半天，血流了一地。

李剑雄摇了摇头，似乎很不满意马副官的这种工作效率，他“嚯”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大踏步地从人群中提拉出了一个躲在妈妈身后的半大小子，男孩子十四五岁的年纪，蓬头垢面，穿着乡间常见的连襟灰棉袄，被拖拽着往前滑行，吓得哇哇大哭，“妈妈，妈妈！”的喊声撕心裂肺。男孩的妈妈发了疯一样踉跄着冲出人群要去抢前面的孩子，被几个士兵用枪架住狠狠地推回了人群。

“不要，不要呀，让我死，让我来替我的孩子死！”半大小子的妈妈不顾一切地哭喊着，身子一软，几乎晕倒，被旁边的左右难友一把搀扶住。

人群偏后一个镇定的声音终于响了起来：“你们住手吧，放开那孩子！”

正大步向前的李剑雄停住了脚步，面带得意地转过了身，随即松开了一直紧拽的半大小子的胳膊。人群中自动闪出了一条路，一个穿着肮脏、其貌不扬的女乞丐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李剑雄心里略略有点吃惊，他曾经对“金丝雀”的形象有过多种的假设，但是当一直寻找的对手以这种面目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他几步走到女乞丐的面前，上下打量了一下面前的女人，这乞丐虽然浑身恶臭、破衣烂衫、衣不遮体，但目光中却有一种别样的镇静与淡然。

“金丝雀，我们终于见面了！你早站出来，刚才那两个人也不会死。你们共产党人都讲为民牺牲，就凭这，你就已经背叛你们的组织了！”

女乞丐面无表情，不再开口，视线却游离着，关切地看着前面刚刚逃离魔爪的孩子。

李剑雄捂着鼻子轻轻冲后面一挥手：“带走！”

旁边几个宪兵冲上来，不由分说抓了女人的肩膀，推搡着押上了停在前院的军车。

马副官悄悄贴了上来：“处座，那，这些人……怎么办？”

中年上校慵懒得打了一个哈欠，用一种无可奈何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着旁边忐忑不安的马副官：“马副官，难怪你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只是个上尉副官，这么点善后的小事都要长官操心，我看你这辈子很难再有什么升迁的机会了！难不成你还想让军统徐狐狸手下那帮臭小子顺藤摸瓜找到咱们侦缉处呀？”说罢扬长而去，径直登上了前院的军车。

马副官先是一脸的困惑不解，随即恍然大悟，“啪”地冲着中年上校的背影一个立正：“属下明白！”

马副官走到宪兵包围圈身后轻声命令道：“开枪！一个不留！”密集的如暴风骤雨般的枪声随即恐怖地响起，整个后院在一片哀号悲鸣声中瞬间变成了可怕的人间地狱。

枪声过后，四周一片寂静。猛然间一声凄厉的孩子哭声打破了沉寂，刚刚被拖拽出来的那个男孩在几具尸体的缝隙间爬了出来，蹒跚着跑向已经倒在血泊中的妈妈……

军车呼啸着驶离了灰色建筑物。

车子在摇摇晃晃中返回城南的警备司令部，马副官熟练地给自己的上司点燃



了一支雪茄：“处座，我还是有点儿不明白，我们要抓的是火龙，抓个乞丐女人有什么用？”

李剑雄得意地吐出一口浓厚的烟圈：“你小子还是太嫩了，会打麻将吧，牌桌上打麻将不看你的底牌有多大，多大都没用，看得是你抓的牌能不能听和。我们现在手里的这是一张能听胡的么鸡啊！共产党最擅伪装，你不会真的以为她就是个穿着邋邋恶臭无比的叫花子吧？！”

“难道说这只么鸡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火龙……”马副官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李剑雄不满地白了他一眼，他不喜欢属下在他得意洋洋炫耀情报的时候打断他。

“民国三十三年以前，日寇横行龙城，火龙是当时懋财商行的总经理，可你知道你面前这个女人什么身份？”

“什么身份？”小马已是一脸的迫不及待。

李剑雄像是一个终于揭开最后结局的说书高手，拍了拍小马的肩膀：“她是懋财商行的老板娘，当年的美貌在龙城的商圈尽人皆知，可你看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我也只是在以前的旧档案里见过她一张学生时代的照片。说实话，和眼前的这位，判若两人哪！”说话间，李剑雄那色眯眯的眼睛流露出一丝遗憾的神情。

“我明白了，果然是人不可貌相，处座高啊，实在是高！现在要想抓住那个神出鬼没的大仙火龙，这是咱们手上唯一的线索啊，只能从她身上设法打开缺口！”

李剑雄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猛地一个起身，看了看车后沉默不语的手下和犯人，笑容一下在脸上凝固了。这个样子吓了身边马副官一跳：“处座，你？！”

“马副官！”

“您说？”

“今天抓到的这个女人你一定给我看好了，千万不能再让军统徐狐狸那帮人抢了去！我要亲自审问她！”

军车在颠簸不平的淮河大街上肆无忌惮地一闪而过，刚下雨的街道湿滑泥泞、水洼密布，溅起的泥点惹得匆匆赶路的几个行人骂声喋喋。这中间只有一个穿着青布长褂教书先生模样的人一声未吭。他静静地闪在了一边，放下了手边的行李箱子，习惯地摘下眼镜，撩起大褂的一角，仔细地擦净了刚刚溅上的泥点，随即抬眼仰望着几步之遥的建筑外挂的醒目招牌：大新旅店。

“教书先生”戴上了眼镜，摘下了头上的礼帽，表情若有所思，像凝固了一般。一阵风起，前额的乌发零散地覆在苍白的面颊上，使得整个人透出一股深邃